

哲学术语“意识”的生成与演变

彭兵/朱棠*

摘要：“意识”是中国近代哲学观念及学科引入、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关键词。本文利用中日词源辞典、汉外/日外辞典及中日重要数据库，考察“意识”词源及其意义，探讨该词作为哲学术语的历史生成、演变轨迹。研究发现，“意识”源自汉籍，该词及其古义“识见、见解”和“佛教六识、八识之一”随中国典籍传入日本，而后约在 19 世纪 80 年代的日本被赋予“人的头脑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是各种心理过程的总和”之近代新义。20 世纪初，“意识”带着近代新义回到中国并为西方哲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意识；哲学术语；词义变迁；词汇交流

引言

“意识”是近代中国引进西方哲学思想、开展哲学教育、普及哲学观念过程中的关键词。长泽邦彦(2008: 21)认为，谈论近代哲学史用不着举出笛卡尔的自我和康德的统觉，可以认为其是围绕着自我意识的问题而展开。近年来，哲学界围绕人工智能相关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关于人工智能是否有意识的问题(王南湜, 2023: 74)。“意识”不仅是一个哲学关键词，其在脑科学、词汇学等方面同样有着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如，李恒威等(2021: 59)指出，心智和脑科学是从将意识作为一个中心问题开始的。朱京伟(2008: 55)从词汇学视角指出，严复译著中一字词“觉”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意识”，“意识”属于近代新词。沈国威(2012: 3)认为近代新词的发生并非汉语、日语独自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有着被称为“西学东渐”这一近代东西文化交流的强烈外界动因。凡解释一字即是一部文化史，对“意识”生成、演变过程的解释亦是对该词所含文化史的探究。据笔者目之所及，暂无从中日词汇交流视角对“意识”一词进行考察的相关成果。基于此，笔者拟查考中日词源辞典、汉外/日外辞典、《中国基本古籍库》和『鎌倉遺文フルテキストデータベース』等数据库，力求厘清“意识”一词的历史生成、词义变迁。

*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白话报刊多层标注语料库建设与研究(1815-1949)”(22&ZD306)阶段性成果，湖南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近现代中国翻译史研究中心>系列成果。

作者简介：彭兵，男，青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日近代词汇交流；朱棠，女，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日近代词汇交流。

一、中国古籍中的“意识”释义

《辞源》和《汉语大词典》(以下简称《汉大》)是古汉语的重要词源辞典。笔者在对这两种辞典及《中国基本古籍库》进行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意识”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考证后,将其名词性含义归纳为以下三类,即“识见、见解”“先入之见”及“佛教六识、八识之一”。¹

(1)“识见、见解”。据《辞源》记载,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27年-约97年)著《论衡·实知》中“众人阔略,寡所意识,见圣贤之名物,则谓之神”(何九盈等,2015:1517)的“意识”为“识见、见解”之义(本文下划线均为笔者添加),此为《辞源》关于“意识”的最早记载。《中国基本古籍库》²是调查先秦两汉以来中国典籍的重要语料库。笔者在该语料库中检索“意识”后发现,《论衡》中所现例文确为该词最早用例。在汉语词汇发展史上,表“识见、见解”之“意识”的使用并未止步于《论衡·实知》一文。隋唐时期的史学家李百药(565年—648年)所撰《北齐书·王昕传》中的“贤弟弥郎,意识深远,旷达不羁”(何九盈等,2015:1517),即邢子良(生卒年不详)在给王晞(王昕兄长)(511年-581年)的信中称赞王昕见解深刻,着眼长远,心胸开阔达观且不受拘束。《汉大》中亦收录了表“识见、见解”的“意识”例文,且均迟于《论衡》中的例证。³此外,表“识见、见解”之义的“意识”亦见于《中国基本古籍库》所收录的文哲史类典籍中,如颜师古(581年-645年)所注《汉书》中有“罗,网也。不逮,言意识所不及”及方浚益(1836年-1899年)所撰《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中有“文字之见,各有意识,非可强同也”等。

(2)“先入之见”。徐益亮在谈到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先入之见”与“见解”的相互关系时指出:“‘先入之见’是在开展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之前就客观地存在于人民群众头脑中的先行见解”(徐益亮,2021:62),推而广之,“先入之见”是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之前就客观地存在于人的头脑中的先行见解。“意识”从“识见、见解”转变为特指某一种见解即“先入之见”,就是其词义缩小的体现。表“先入之见”之义的“意识”未见于《辞源》,而唯见于《汉大》中宋代王明清(约1127年-约1202年)所著《挥麈后录》卷二:“子之所陈,心存意识,或欲周知,何从皆得”,即认为其所陈述的内容因心中有先入之见,即便想全知晓,又如何能够全知晓呢?此外,此义的“意识”在《中国基本古籍库》中亦有其他例证,如明代李日华(1565年-1635年)所撰《恬致

¹ 古汉语中“意识”亦有表“觉察、感觉”之义的动词性用法,因本文考察内容所限,仅考察该词的名词性用法。

² 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2001,中国基本古籍库[OL].[http://igjk_er07.com/](http://igjk.er07.com/)。(原文为繁体,本文统一为简体)

³ 《汉大》中“意识”的意义为“识见、见解”的例文首见于《北齐书·文宣帝纪》,具体如“高祖尝试观诸子意识,各使治乱丝,帝独抽刀斩之,曰:‘乱者须斩。’高祖是之”;亦见于清代纪昀(1724年—1805年)《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一》:“此怪大佳,其意识在绮罗人上”(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 汉语大词典编纂处,2011:646)。

堂集》“貯章句必不能發意識，貯意識必不能諧事理”中的“意識”即為此義。

(3) “佛教六識、八識之一”。《辭源》及《漢大》中表此義之“意識”均出自南朝梁武帝蕭衍(464年-549年)《淨業賦序》：“除此二障，意識稍明。內外經書讀便解悟”。此處作為“佛教六識、八識之一”的“意識”亦稱“法識”，此乃“由意根而起之識”。佛教六識——眼、耳、鼻、舌、身、意，其中唯實宗根據意識作用將意識分為“三大類八種識”即“阿賴耶識”“末那識”以及前六識的統稱——“了別境識”。但筆者查閱《中國基本古籍庫》後發現西晉竺法護(231年-308年)所譯《普曜經》中“坦然無迹猶如虛空，無心意識無所存立”及東晉佛陀跋陀羅(359年-429年)、法顯(337年-422年)譯《摩訶僧祇律》中“心者，意識也”的“意識”均為“佛教六識、八識之一”之義，這些例證均早於《淨業賦序》。“意識”還在前秦(351年-394年)瞿曇僧伽提婆(生卒年不詳)譯《中阿含經》、前秦曇摩難提(生卒年不詳)譯《增壹阿含經》、後秦(384年-417年)佛陀耶舍(生卒年不詳)、竺佛念(生卒年不詳)譯《長阿含經》《四分律》及其它共18部佛教譯籍中多次出現。及至南朝齊梁兩代，才在僧祐(445年-518年)所撰《出三藏記集》中首見中國僧人將表“佛教六識、八識之一”之義的“意識”用於佛教典籍的撰寫之中，具體如“不可以數術求，不可以意識知，非三明所能照，非四辯所能論”。

二、中國古籍中“意識”釋義的日本輸出

(一) 日本古籍中的“意識”釋義

『大漢和辭典』(以下簡稱為『大漢和』)和『日本國語大辭典』(以下簡稱為『日國』)是日本的重要詞源辭典，這兩種辭典均收錄了“意識”一詞。筆者結合以上辭書及相關史料，將日本古籍中“意識”的意義歸納為“識見、見解”和“佛教六識、八識之一”兩類。

(1) “識見、見解”。『大漢和』及『日國』雖均收錄了此義，但兩辭典中的最早例文均來自『論衡—實知』，即「衆人闕略、寡所意識、見賢聖之名。物、謂之神」。故“意識”此義單屬於漢語。

(2) “佛教六識、八識之一”。『大漢和』及『日國』中均有記載，但『大漢和』中無相關例文。『日國』(日本國語大辭典編集委員會, 2003: 942)中相關例文均來自13世紀末，具體如『貞享版沙石集』(1283)「独散の意識とも闇昧の意識とも云へり」及『宴曲・宴曲集』(1296頃)「諸法は意識の成す所や 心地観經心地品 般若心經心月輪 心のまことを悟りえてぞ これらの御法も曇りなき」。但筆者在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鎌倉遺文フルテキストデータベース』⁴數據

⁴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 2022, 古文書フルテキストデータベース[OL]. <https://wwwap.hi.utokyo.ac.jp/ships/w10/search>。

库中找到了略早于『日国』“意識”的例证，具体如“(承久3年5月15日)⁵声、香味触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尽乃至無”。

(二)日本古籍中“意识”释义的中国来源

日本古籍中的两种意义与古汉语中的意义基本一致，考察其来源，它们均与中国典籍有关，即，“识见、见解”之义源自文哲史类典籍，“佛教六识、八识之一”之义源自佛教典籍。

(1)源自文哲史典籍中的“识见、见解”之“意识”。隋唐时期，日本积极主动地向中国学习，中日交流更是在唐代达到鼎盛。日本多次派出的遣唐使以及大量留学生、留学僧等将许多中国典籍带到日本，使其在日本得以流播。如前所述，“意识”一词最早出自东汉王充所撰《论衡》中，“洪适在南宋乾道三年主持刊刻的绍兴府本是《论衡》所有传世版本的共同祖本，现存一部残卷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郑易林，2022：24），而早在“日本平安前期的目录学著作《日本国见在书目》就记载有‘论衡卅卷，后汉征士王充撰’，可见《论衡》当时已传入日本”（毛建雷，2018：228）。此外，前述颜师古注《汉书》中亦含有“识见、见解”之义的“意识”，该书于宋初随《汉书》《后汉书》及其它史书一同传入日本（萨日娜，2024：62）。冈野直治（2023：110）则认为，遣唐使将《汉书》于贞观四年（630年）带到了日本。由此可见，表“识见、见解”之义的“意识”最迟于7世纪中期就已经传入日本。

(2)源自佛教典籍中的“佛教六识、八识之一”之“意识”。据《中国基本古籍库》显示，《胜鬘经》《维摩诘经》（即《维摩经》）及《四分律》中均有“佛教六识、八识之一”之义“意识”，具体分别如“于心相续愚闇不解，不知刹那间意識境界，起于常见，妄想见故”“空即无相，无相即无作，若空、无相、无作，即无心意識，于一解脱门，即是三解脱门者，是为入”及“鼻识舌识身识，知者意識能知”等。而以上典籍均传到日本，为日本的佛教事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如圣德太子笃信佛教并对佛典进行了研究、教授和注释，曾主讲和注释过《胜鬘经》《法华经》《维摩经》（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2003：42）。据《日本书纪》推古十四年（606年）七月条载，“天皇请皇太子讲《胜鬘经》。”同年续讲《法华经》，《维摩经》亦在讲赞之列。《上宫圣德太子传补阙记》则记载了“三经义疏”的撰年，即611年《胜鬘经义疏》一卷，613年《维摩经义疏》三卷，615年《法华义疏》四卷（王勇，2016：69）。《四分律》方面，“鉴真大师将《四分律》和天台教义弘传于日本，奠定了日本佛教的戒律和教法基础”（释学诚，2017：16）。由此可见，表“佛教六识、八识之一”之义的“意识”最迟在7世纪初已经传入日本。

三、日本近代文献中“意识”新义的缘起及普及

(一)英和/和英辞典中“意识”与“consciousness”的接轨

⁵ 承久3年，即西历1221年。

中日古籍中“意识”均已具备“识见、见解”和“佛教六识、八识之一”之意，但表“人的头脑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是各种心理过程的总和”的近代新义“意识”是西学东渐的产物。

“‘兰学’对日本近代的发展与转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受此影响，这一时期也诞生了一批兰和、和兰双语词典，它们成为日本大量编纂英和、和英双语词典时期前的重要过渡阶段”（李睿等，2021：63）。日本早期几部最重要的兰和词典以《兰法词典》为源头，从谱系角度而言可以溯源为两脉，其中一脉为《兰法词典》（1729）至《长崎波留麻》（1833）再至《和兰字汇》（1855-1858），另一脉则为《兰法词典》（1729）至《波留麻和解》（1796）再至《译键》（1810）、《改正增补译键》（1857）（李睿等，2021：64）。但《和兰字汇》《波留麻和解》《译键》以及《改正增补译键》中均无“意识”与“consciousness”的对译。

『英和对訳袖珍辞書』（1862）为日本第一本英和辞典，此辞书中虽首次出现了“consciousness”一词，但被译为「知覚」。据笔者调查后发现『哲学字彙』（1881）中首次完成了“意识”与“consciousness”的对译，此外『改訂増補 哲学字彙』（1884）及『英独仏和 哲学字彙』（1912）均沿用了这一对译。及至『学校用英和字典』（1885），在非哲学类辞典中出现了“意识”与“consciousness”的对译。历经多年的译词竞争后，“consciousness”与哲学术语“意识”的对译获得了稳定的优势地位并沿用至今（具体见表1）。

表1 近代英和 / 和英辞典中的“consciousness”与“意識”

辞典名(出版年)	编撰者	英语/ 日语	日译词/ 英译词 (有删减)
英和对訳袖珍辞書(1862)	堀達之介	consciousness	知覚
附音插图英和字彙(1873)	柴田昌吉	consciousness	知覚、自覚
哲学字彙(1881)	井上哲次郎	consciousness	意識
哲学字彙 改訂増補(1884)	井上哲次郎, 有賀長雄	consciousness	意識
学校用英和字典(1885)	小山篤叙	consciousness	意識、辨識
懷中英和新字典(1888)	吉田直太郎	consciousness	自覚、意識
和訳英字彙再訂増補(1891)	島田豊	consciousness	自知、意識
英和新辞林(1894)	イーストレーキ等	consciousness	自覚、識知
新訳英和辞典(1902)	神田乃武等	consciousness	自覚、識覚
英和辞典：新訳(1909)	井上十吉	意識	consciousness
模範英和辞典(1911)	神田乃武等	consciousness	自覚、意識
英独仏和 哲学字彙(1912)	井上哲次郎等	consciousness	意識、識感

（基于笔者对相关辞典进行调查后所获数据制作而成）⁶

⁶ 堀達之助 1862『英和对訳袖珍辞書』，洋書調所，第157頁。

(二) 哲学术语“意识”的使用和普及

『日国』(日本国語大辞典編集委員会, 2003: 942)有关“意識”新义最早的记载有如下四条:

①『解体新書』(1774)——「夫頭者。円居_二一身之上_一。意識府也」; ②『和蘭字彙』(1855-58)「een benaauwd geweeten 差迫ル意識」; ③『生性発蘊』(1873)〈西周〉一・一「英コンシウスニッス〈略〉愛に意識と訳す」; ④『哲学字彙』(1881)「Consciousness 意識」。如『日国』所载, 1774年『解体新書』中出现的“意识”已具有近代新义, 且此新义亦在『日本語歴史コーパス』多次出现。具体如:「心は意識の本体にして万事に応じ、功用極めて多端にして混雑迷惑神経を転倒し易し…」(『明六雑誌』「政教の疑(一)」1874)、「即ち国民的自意識を鞏固ならしむるもの、国民的自尊心を覚悟せしむるもの、常に国民をして団結を鞏うせしむるのみならず」(『太陽』「戦争と文学」1895)、「両様の要件とは何ぞ。一に曰く、至善の意識也。」(『太陽』「文芸時評」1901)等。如前所述, 『和蘭字彙』中收录了“意识”的如下对译词组——「een benaauwd geweeten 差迫ル意識」。“‘哲学’是希腊语‘philosophia’等西方语言的汉译词, 其译者是日本明治初期启蒙思想家西周”(林美茂, 2022: 55)。除此之外, 西周亦是“主观”“客观”“悟性”“现象”“实在”(见《百学连环》)以及“感觉”“触觉”“知觉”“观念”“意识”(见《哲学关系断片》)等西方哲学范畴汉字化的首译者(冯天瑜等, 2007: 421), 『日国』中亦收录了西周『生性発蘊』中“意识”与“consciousness”的对译。

东京大学是日本最早成立的现代大学, 在它成立之初就开设了哲学学科, 聘请了许多欧美教师进行讲学(姚继中等, 2022: 31), 其中就有来自美国的欧内斯特·F·费诺罗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井上哲次郎作为东京大学哲学学科的首届毕业生, 曾回忆到费诺罗萨“用独特的方式, 教授从笛卡儿到黑格尔的欧洲哲学史, 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至今难忘”(陈晓, 2018: 57)。近代哲学有经验论与唯理论的争论, 笛卡尔作为唯理论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认为“我”这个实体心灵实体的本质是“思想”, 而笛卡尔所说的“思想”包括一切意识活动。在其作品中“意识”一词以法

柴田昌吉 1873『附音挿図英和字彙』, 日就社, 第190頁。

井上哲次郎 1881『哲学字彙』, 東京大学三学部, 第18頁。

井上哲次郎 有賀長雄 1884『哲学字彙 改訂増補』, 東洋館, 第23頁。

小山篤叙 1885『学校用英和字典』, 出版社不明, 第105頁。

吉田直太郎 1888『懷中英和新字典』, 出版社不明, 第93頁。

島田豊 1891『和訳英字彙 再訂増補』, 大倉書店, 第178頁。

エフ・ワーリントン・イーストレーキ等 1894『英和新辞林』, 三省堂, 第280頁。

神田乃武等 1902『新訳英和辞典』, 三省堂, 第212頁。

井上十吉 1909『英和辞典: 新訳』, 三省堂, 第579頁。

神田乃武等 1911『模範英和辞典』, 三省堂, 第357頁。

井上哲次郎等 1912『英独仏和哲学字彙』, 丸善株式会社, 第30頁。

文名词“conscience”出现41次,以拉丁文名词“conscientia”出现30次(黄作,2023:95)，“意识”在其哲学中的重要性可见一般。在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意识”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在其哲学的真正起源——《精神现象学》一书中，意识指意识发展的各个阶段的统称，包括意识、自我意识、理性、精神、宗教、绝对知识(金炳华等,2001:1816)。此外，《哲学字汇》的词条中与西周英语词汇相同的约占29%；且有学者指出，井上哲次郎曾将《哲学字汇》的草稿寄给西周征求意见(郭欢,2019:50)。如前所述，井上哲次郎编撰的《哲学字汇》(1881)中亦沿用了“意识”与“consciousness”的对译，由此可见，其受费诺罗萨“教授从笛卡儿到黑格尔的欧洲哲学史”及西周影响程度之深。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日本哲学教育的发展以东京大学的哲学学科为源头，其后日本国立大学中又有京都大学于1906年开设哲学学科，私立大学中有1887年创立的哲学馆、1882年创设的东京专门学校以及学习院大学，这些学校都设立了哲学学科或开展了哲学教育。其中，日本第一个哲学教育机构哲学馆，由师从东京大学费诺罗萨、井上哲次郎等哲学教授的井上圆了等人创立(柴田隆行,2006:148)。据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数据⁷显示，在日本早期的哲学类教学资料中，就有作为哲学术语的“意识”一词多次复现。具体如：桑木严翼(1874年-1946年)的『哲学綱要』([早稻田大学卅六年度文学教育科第一学年講義録])中关于认识论的部分载有「前者は即ち意識内容で認識の材料となり、後者は意識其者で即ち認識の形式となる」，元良勇次郎(1858年-1912年)的『精神物理学講義』([哲学館第十五学年度高等学科講義録])中探讨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中有「精神ノ現象ハートシテ意識ヲ有セサルハナシ」，松本文三郎(1869年-1944年)的『認識論提要』([哲学館第十一学年度高等教育学科講義録])中关于认识的元素中有「吾人は尚ほ此に吾人が意識の顯象を報するものをも併せて内感と稱すへし」等。综上，作为哲学术语的“意识”之形成是伴随着西方哲学传入日本而得以实现，其使用及普及与日本文科教育的改革、哲学教育的推进等密切相关。

四、“意识”近代新义的中国输入及容受

(一)英华/华英辞典中“意识”与“consciousness”的接轨

在《英华字典资料库》中检索“意识”，发现其英语译词最早出现在卫礼贤《德英华文学科学字典》(1911)中，即“consciousness”。此处，英语词“consciousness”是作为德语词“bewusstsein”的对译词而出现，并标注了相应的汉语译词，即“悟、知觉、意识”。之后，商务书馆《英华新字典》(1913)及赫美玲《官话》(1916)均沿用了“意识”与“consciousness”的对译。其中，《英华新字典》中“consciousness”的对译词除“意识”外，还包括“自知、悟才、觉悟”等。《官话》

⁷ 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 1948, 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OL]. <https://dl.ndl.go.jp/>.

中“consciousness”词条下出现的是“Collective~集合意识”“~of difference 差异之意识”“~of kind 同类意识”“Stream of~意识流”，且在对应中文后均标有“新”字，用以表示这些词为新名词。在资料库反查“consciousness”可知，该词最早出现在麦都思《英华字典》(1847-48)中，释义为“自知之心”。此后，该词陆续出现在罗存德的《英华字典》(1866-1869)、卢公明的《英华萃林韵府》(1872)、井上哲次郎的《订增英华字典》(1884)、邝其照的《华英字典集成》(1899)、颜惠庆的《英华大辞典》(1908)中，但对译的汉语词亦主要集中于“自知之心、自知者、自知、觉”等。直到1911年卫礼贤《德英华文科学字典》，才在德语词“bewusstsein”下首次完成了其与英语词“consciousness”及汉语词“意识”三者的对译。之后，1913年商务书馆的《英华新字典》中亦沿用了“consciousness”及“意识”的对译。从《官话》相关例文可知，“Collective~集合意识”“~of difference 差异之意识”“~of kind 同类意识”“Stream of~意识流”中的“意识”均为“人的头脑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是各种心理过程的总和”之义，因此，此时的“consciousness”已是近代新义的“意识”。《官话》吸收了日本式的命名方法(沙广聪, 2023: 25)，由此可知，《官话》中英语词“consciousness”与汉语词“意识”的对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日本影响。⁸

表2 英华·华英字(词/辞)典中的“consciousness”与“意识”

辞书名(出版年)	著者/编者	英语	汉译词 (有删减)
英华字典(1847-48)	麦都思	consciousness	自知之心
五车韵府(1865)	马礼逊	consciousness	知觉
英华字典(1866-1869)	罗存德	consciousness	自知者、知者
英华萃林韵府(1872)	卢公明	consciousness	自知之心
订增英华字典(1884)	井上哲次郎	consciousness	自知者、知者
华英字典集成(1899)	邝其照	consciousness	省人事、自知
英华大辞典(1908)	颜惠庆	consciousness	觉
德英华文科学字典(1911)	卫礼贤	consciousness	知觉、意识
华英字典(1912)	翟理斯	consciousness	识
英华新字典(1913)	商务书馆	consciousness	觉悟、意识
官话(1916)	赫美玲	consciousness	意识

(二) 哲学术语“意识”的使用和普及

⁸ 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6，英华字典资料库[OL].<https://mhdb.mh.sinica.edu.tw/dictionary/index.php>。笔者搜集整理《英华字典资料库》中检索“意识”及“consciousness”制成表2，英华·华英字典中的“consciousness”与“意识”。

《漢大》指出：“意識”是“人的頭腦對於客觀物質世界的反映，是各種心理過程的總和”（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2011），但例文源自20世紀七八十年代韓北屏的《非洲夜會》和柳青的《銅牆鐵壁》。中國哲學歷經先秦百家哲學、漢唐三教哲學、宋元明清理學而進入中西匯通的近代哲學時期。西方哲學走入中國這一時期，哲學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嚴復、章太炎、孫中山等。在晚清新思潮包括西方哲學特別是黑格爾哲學經由日本傳入中國的過程中，梁啟超及《新民叢報》發揮了重要作用（張仲民，2013：159）。《新民叢報》是以康梁為首的維新派同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民報》進行論戰的輿論主陣地，該報宣傳了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學說，對中國思想文化界產生了歷史性影響。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第一號的第二篇文章《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學說》（1902年2月）中就使用了“意識”一詞，具體如：“笛卡兒以為斷事理者，意識之事也；見事理者，智識之事也”（徐水生，2010：673）。井上哲次郎整理了西周等人創譯的哲學詞匯，為梁啟超譯介西學和宣傳哲學提供了便利條件，在《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學說》中“理論”“意識”“智慧”“精神”“思想”等近代的哲學術語或與哲學密切相關的新術語被大量使用（徐水生，2010：674）。

據《近現代辭源》（黃河清，2010：882）顯示，表“人的頭腦對於客觀物質世界的反映”之義的“意識”出現在1902年6月章太炎的《〈社會學〉序》中，具體如：“社會所始，在同類意識，倣於差別覺，制勝於模倣性，屬諸心理，不當以生理術語亂之”。留日學者章太炎翻譯了岸本能武太的《社會學》（田永等，2014：30），宣傳了當時作為西方眾多主義、理論、學說之一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是由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及科學社會主義三部分組成的有機整體，運用馬克思主義來觀察現代社會⁹同樣發現現代社會亦是有機體，馬克思曾在《資本論》1867年第一版序言中指出，“現在的社會不是堅實的結晶體，而是一個能夠變化並且經常處於變化過程中的有機體”（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2012：84）。社會有機體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社會觀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學》一書中亦宣傳了這一理論。據筆者統計，《社會學》中“意識”共出現7次。其中，專門論述社會有機說、社會與有機體的異同點的三節內容中“意識”共出現3次，具體如：“凡無機物悉然，感覺意識，一切不具，故可以為他，而未嘗知為己”“社會部分皆有意識之動物，此社會與有機體相異者”“而社會之部分，則個人也。個人者，豈不動止自由且有意識也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39-142）。

在中國哲學史、思想文化史乃至近現代史上，五四新文化運動都有着極為重大而深遠的影響。馬克思主義在五四運動前已經傳入中國，但那時只是作為眾多哲學思潮中的一種而存在，直至五四後的新文化運動才開始在中國大地上廣泛傳播。李大釗主持《晨報》副刊期間，日本京都帝國大

⁹ 馬克思恩格斯分析的現代社會指資本主義社會，當今的現代社會指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

学教授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二)就曾被陈博贤于1919年5月译介到该刊物上。该书中含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阐述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即“人类物质决定精神。社会存在决定其意识”(田永,2014:220)。随着哲学思想的传播,近代哲学学科也得以成立,初名北大哲学门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是中国设立的第一个哲学系,其代表者有留日学生陈独秀、陈大齐、章士钊、马叙伦、陶履恭等,留日学生同留美学生带回了新思潮和新的哲学观念,促进了哲学学科体系中国化(张腾,2022:135)。如“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3:403)陈独秀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说》一文中就介绍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之一,“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的生活,倒是人的社会生活决定人的意识”(陈独秀,2013:239)。

综上可知,近代汉语中哲学术语“意识”的使用是在中、西、日三方哲学思想交汇时期即中国向日本和西方学习过程中形成的,其普及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哲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密切相关。而这一过程中就学习西方哲学而言,日本无疑扮演了一个重要且不可替代的媒介体。

五、结语

马克思指出,“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2012:152)。“意识”一词作为人们思维的产物,同样也是如此。在语词“意识”中日环流及近代西学东渐潮流之视域下,本文探讨了哲学术语“意识”生成的历史过程,暂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古汉语中作为名词性“意识”首见于王充《论衡》中,表“识见、见解”之义,后随着社会生活的实际需求而逐渐发展出“佛教六识、八识之一”“先入之见”及“人的头脑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是各种心理过程的总和”等多种释义。前三种意义产生于汉语,但只有前两种随中日交流的人员、典籍等传入日本,第四类意义源自日本。第二,在西学东渐特别是西方哲学思潮在东亚的传播过程中,“意识”一词首先在日本作为哲学术语使用并于19世纪80年代完成了与“consciousness”的对译,在20世纪初,该词携近代新义回到中国。第三,表“先入之见”的“意识”仅限于古汉语,暂未找到传入日本的相关例证。由此可见,哲学术语“意识”是中、西、日社会思想文化交流、碰撞和融合的产物,而这种产物一经产生,便对三方文明交流、互鉴、发展乃至社会变革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助力。

参考文献:

- 阿尼尔·K. 赛斯(Anil K.Seth)撰 李恒威等译 2021 《意识研究五十年》,《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1期。
- 陈独秀 2013 《陈独秀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 陈晓隽 2021 《概念史视野下“日本哲学”的诠释与误读》,《日语学习与研究》第1期。

冯天瑜 刘建辉 聂长顺主编 2007 《语义的文化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

冈野直治撰 魏淑丽等译 2023 《日本商务智慧与〈孙子兵法〉溯源》，《孙子研究》第5期。

黄河清 2010 《近现代辞源》，上海辞书出版社。

黄作 2023 《思之受动性及其局限——从笛卡尔的“Videre Videor”谈起》，《哲学研究》第1期。

何九盈 王宁 董琨主编 2015 《辞源》(第3版)，商务印书馆。

金炳华 2001 《哲学大辞典》(修订本)，上海辞书出版社。

李睿 Annette Skovsted Hansen 2021, 《十八至十九世纪日本兰和、和兰双语词典编纂的兴衰与谱系》，《辞书研究》第3期。

林美茂 赵淼 2022 《为什么是“哲学”？——关于西周的选择与追求探因》，《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1期。

罗凤竹主编 2011 《汉语大词典》(第7卷 上)，上海辞书出版社。

马克思 恩格斯 20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 恩格斯 20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毛建雷 2017 《〈风姿花传〉与“花”论的中日转换》，《中外文论》第2期。

毛泽东 1993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萨日娜 2024 《海上丝路与中国天文历法在日本的传播及影响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第4期。

沙广聪 2022 《19世纪以后汉语资料中“化”的后缀用法的形成——以英华辞典、〈申报〉为中心的考察》，《亚洲与世界》。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 2015 《章太炎全集》(译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沈国威 2012 《回顾与前瞻 日语借词的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第3期。

释学诚 2017 《“一带一路”上的佛教精神足迹与世界新文明建构》，文化艺术出版社。

田永 田梦霞 2014 《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中国的传播贡献》，《日本问题研究》第4期。

王南湜 2023 《从“意识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看人工智能的意识问题》，《河北学刊》第4期。

王勇 2016 《东亚佛书之环流——以〈胜鬘经〉为例》，《山东社会科学》第8期。

徐水生 2010 《日译西学与中国哲学的近代转型——以居日期间梁启超为中心》，《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6期。

徐益亮 2021 《意蕴、难题、任务：思想政治教育的诠释审思》，《思想教育研究》第8期。

姚继中 余憧欣 2022 《日本近代哲学中的西田哲学小考》，《中外文化》第1期。

张仲民 2013 《黑格尔哲学在清末中国的容受》，《学术月刊》第5期。

郑易林 2022 《〈论衡〉版本源流考》，《文献》第6期。

张腾 李玲 2022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年)留日学生群体及其社会实践的历史考察》，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6期。

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 2003 《日本历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18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商务印书馆。

朱京伟 2008 《严复译著中的新造词和日语借词》，《人文论丛》第1期。

柴田隆行 2006 「日本の哲学教育史における「哲学」の外延と内包」，『井上円了センター年報』第15卷。

長澤邦彦 2021 「哲学における自己意識の問題」，『文化学年報』第57卷。

日本国語大辞典第二版編集委員会 小学館国語辞典編集部 2001 『日本国語大辞典』(第2版)，小学館。

諸橋轍次 1980 『大漢和辞典』(縮写版)，大修館書店。